

从小说《红字》中的“A”字看象征的多义性

张忻波

(浙江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3)

摘 要:象征的多义性曾引起过不少争议。笔者通过对小说《红字》里最耐人寻味的中心象征“A”字的多层次意义的探讨,力求证明一部小说不断产生新意不仅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作家本身的主观原因。象征犹如一个磁场,整个作品的各个部分、细节都要在这个磁场的不断“运动”中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意义。无论是小说家、批评家还是一般读者都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象征。

关键词:小说;红字;象征;多义性;磁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4)03-0200-04

象征主义小说中象征的多义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马尔科姆·考利(Malcom Cowley)对人们热衷于挖掘象征主义小说中的“多层次意义”这一现象表示深恶痛绝,但显然在接受美学理论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一观点已过时了。任何一部小说都会因读者的不同而永远不断地产生出连小说家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意思,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不是象马尔科姆·考利所说的那样“小说家自己即使在最深层的潜意识中也从来没有梦想到使用这些象征”^[1]。纳撒尼尔·霍桑(N. Hawthorne)在作品中成功地运用象征手法,使得长篇小说《红字》成为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2]。霍桑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假象,而它的‘灵性’才是本质。”^[3]这种观点决定了霍桑在创作上不依靠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而是着重于通过象征物去揭示客观事物背后的隐秘的意义。在小说《红字》中,丑陋的大木头房、牛蒡、茨蓼、毒莠、野玫瑰、监狱、刑台、泉水、小溪、镜子、头巾、阳光、森林甚至连晦暗凄楚的景象,作者都赋予了象征意义。但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既是书名又是书中中心象征的红字“A”。在本文中,笔者就红字“A”的多层次意义,以及如何在小说中得到体现进行阐述。

1 象征的多义性

1.1 象征与象征主义

首先,讨论的是狭义的象征,以区别于广义上的象征。从人类学上看,早期人类在自己的意识中构造这世界时,出于人类知识的严重局限便使用了象征。后来,象征物逐渐符号化,类比被固定下来;只有在人们还记住两物间的自然或固有的关系,也就是在符号有着可以解释的心理原因的时候,替代物才会被称为象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广义的象征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在文学作品中,象征作为一个名词仅指用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它既指某一事物有超越了自身的指称,既标明了现实的意义又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意义。象征和隐喻有着细微的差别:它们都是在相似性和相关性上的类比。隐喻和明喻把“A”比作“B”;而象征则用“A”来暗示“Bs”(B的复数)具有重复和持续的意义,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多义性和歧义性,即任何象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意义^[1]。象征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一个难分难解的意义团,各种意义彼此应和、一体

收稿日期:2003-12-01

作者简介:张忻波(1968—),女,山西大同人,讲师,浙江大学在职硕士研究生,从事大学英语专业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文学。

难分^[3]。因而,象征体和象征主义结合成意象,浑然一体。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学相对抗的现代派文学流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①与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笔触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世界;②与浪漫主义大相径庭,反对直意抒情,主张象征暗示,甚至运用“客观对应物”的方法来表达作者的情感;③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重视主观的认知作用和艺术想象的创造作用;④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⑤提出了独特的“美的定义”。

保罗·德曼认为,象征构成了一种符号,既指出了某种具体的意义又在破译它的同时穷尽其所暗示的全部潜在意义。结构主义者指出,这种“意义衍生”不是简单的意义转换,而是多层次意义的综合和新意义的诞生^[1]。因此,又有人认为象征代表“多种关系的聚合”。这时,“词语—观念”成为一种开放的意义综合。

1.2 象征的多义性

在一部优秀的小说中,任何人物、事件或其他事物获得多义性或象征性之前,应该先具有真实性。如小说《红字》,作者将“大木头房子”、“牛蒡”、“茨藜”、“毒莠”等这些丑陋、狰狞的物体与宗教的黑暗势力与冷酷无情联系在一起,将珍珠诱人的发肤与活泼的身形、美好的希望与幸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象征往往借助于隐喻的力量得以实现,但在含义上要比隐喻丰富得多。客观上讲,从一部小说诞生之日起,不同的读者对小说会有不同的理解,永远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新意;从主观上讲,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文学特点注定了象征主义作家的本意就是要创造一个多彩的虚构世界。想象的真实已不再成为象征主义者的原则,对他们来说,象征犹如一个磁场,整个作品的各个部分、各个细节都要在这个磁场的不断“运动”中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意义。

安吉洛·普·伯托齐对象征的多义性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哪里有象征,哪里就建立起了一个由事件、意象和节奏组成的磁场。这一磁场把无数纷杂的含义吸引在它的周围。……那些看来是必要的对应关系并非仅仅是出于逻辑上的需要才建立起来的。松散的逻辑关系呈线条形状,而象征关系则呈圆弧形状。后者暗示着一种往返穿梭、四通八达的关系。一部作品的全部象征意义‘总是在趋于完成’,然而却永远有待于完成,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地产生新意,并将其统一在自己的有机体中。”^[1]因此,对于小说《红字》来说,红字“A”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整个作品的各个部分、各个细节、各个人物及场景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围,它们相互呼应,相映成趣,在这个磁场的不断“运动”中不断产生出新的意义,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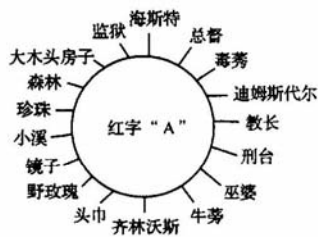


图1 红字“A”的象征磁场

(1)从小说整体上来看,以各种形式及名称出现的“A”字在书中一共出现近150次之多。在第二章中,红字首次以“一种标记”、“金丝线绣成的字母A”、“绣得妙不可言的那个红字”、“鲜红的字母”、“丢人现眼的红字”、“绣着花边的鲜红的字母A”、“耻辱”等形式出现。其中,在第五章至第八章中讲述海斯特及珍珠出狱后艰辛度日时,红字的出现频率最高,中心象征的使用频率前后两半部分几乎均等,只有在第一、九和二十章中没有出现,并且将红字作为书名,可见作者在构思上的良苦用心及深思熟虑^[5]。作者在小说中不断变换着红字“A”,时而真切,时而虚渺,把书的中心人物及相关场景紧紧串联在一起,又将各个细节及意象吸附在自己的周围,相互关联又互为意象。不难看出,霍桑的本意即要建立一个虚构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由人物、事件、意象和节奏组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磁场。霍桑所具有的神秘主义倾向,使得他努力探寻事物固有的、抽象的“恶”。在他精心编织的磁场里,红字“A”散发着巨大的磁力,将佩带红字的海斯特、迪姆斯代尔、齐林沃斯、珍珠及相关的贝灵汉总督、威尔逊牧师、西宾斯太太、船长等人,以及各个场景、细节和意象紧紧吸附在它的周围。作者精心安排红字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或名称出现,实际上就是让读者明白:世俗及清教教会是如何对海斯特所犯的过错进行严惩与折磨。按照传统观念,红字“A”无疑是清教惩罚“通奸”的耻辱标记。但通过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挖掘,引导我们透过种种象征去探究人物深藏的心理和主题背后的哲理:海斯特·白兰是有形的红字,迪姆斯代尔是无形的红字,齐林沃斯是红字的制造者,而小珍珠则是活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

(2)一部好的象征主义小说,其叙事结构模式本身就是一种象征^[1]。以小说中红字意义的嬗变为例,整个叙事结构有两条平行清晰的脉络:

第一条: A(耻辱) $\begin{cases} \text{A(能干)} \\ \text{A(令人尊敬)} \end{cases}$

第二条: A(隐匿)——A(袒露)

故事一开始红字便被赋予了“耻辱”(Adultery)的象征,随着情节的发展,因为海斯特的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德,红字“A”逐渐成为能干(Able)的象征;又因为她的善于思索、自我献身、善于抗争的品格,曾经辱骂过她的妇女们带着哀伤和困惑,纷纷向她寻求安慰和指点,红字后来又成为“令人尊敬”(Admirable)的象征。与海斯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迪姆斯代尔的胸膛上藏匿着一个无形的红字,噬咬着他的心。迪姆斯代尔无时无刻不忍受着内心的谴责,处于人性与神性的冲突、煎熬之中,显得无力与懦弱。在七年痛苦的挣扎之后,最终以袒露胸膛上的“罪恶”烙印,瘫倒在故事一开始海斯特示众的刑台上,完成了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飞升。

(3) 用伯托齐的话说,“在真正的象征主义作品的结构中,任何生机勃勃的横截面都从整体的生命源泉那儿汲取养料,因为它其实是组成整体结构的各个要素的汇集点。这些要素像河流一样在这里汇集以后,又奔向其他更加繁忙的汇集点。”即象征主义小说的每一个横截面都可以构成该作品的“中心”^[1]。如果分别把该书的第三、五和二十三章当作小说结构的横截面,就不难发现以红字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象征主义随处可见。在第三章里,身佩鲜红“A”字的海斯特怀抱婴儿站在刑台上,台下站着齐林沃斯,“直勾勾地盯着她”;另一面却是迪姆斯代尔代表教会要她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在第五章里,出狱后的海斯特并未离开这片土地,依旧身着红字,用自己的“手段”养活自己和孩子。无论走在哪里,都会受到冷嘲热讽,尽管如此,那红字却赋予了她一种新的体验:“如果把一处处真情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话,除去海斯特·白兰之外,好多人的胸前都会有红字闪烁的。”小说的题目本身亦可看作是带有“中心”意味的横截面。因为它浓缩了作品的全部涵义。

2 红字“A”的多义性

2.1 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出生于马塞诸塞州塞勒姆镇的新英格兰一名门望族,当时正是加尔文教盛行之时,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加尔文教主张人按等级划分,洁身自律,禁欲修行,同时把其他宗教派别指责为异端邪说进行打击迫害。霍桑深受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加尔文教气氛的影响,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而塞勒姆镇激烈的宗教派别斗争以及自己清教徒祖先对异端迫害中的那种狂热,则使他产生了负罪感,这使得霍桑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并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桑的作品大都以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生活为背景。早期居住在这里的殖民者大部分是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宗教气氛浓郁,生活晦暗压抑。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浸透着浓郁的宗教气氛与神秘色彩。同时,作者本人也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抨击宗教狂热和社会虚伪,却又把加尔文派的善恶观念当作认识社会的标准。

2.2 小说创作的主观意图

正是由于作者家庭背景及成长环境的影响,霍桑记叙新英格兰殖民人民的抗英斗争的同时,又对社会改革、技术进步和废奴运动抱怀疑与抵触情绪。童年记忆的烙印以及耽于思考的个性,使他产生了人生即罪恶的观念。霍桑认为,“人类的本性,……爱比恨来得容易。”^[5]在长期的艺术创作中,霍桑惯用象征手法,潜心挖掘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意义。他擅长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描写,充满丰富的想象。

他曾记述在一个旧的宅第发现一块绣着“A”字的天鹅绒手帕,经过考证了解到依据旧殖民法,妇女要被判处终生监禁,以示犯了通奸罪。在其发表的小说 *Endicott and the Red Cross* (《恩狄克特与红十字》)里就描述了一位容貌俊美的少妇身穿绣有字母“A”的长袍。霍桑喜欢使用象征,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有灵性,就好比灵魂与躯体的关系一样。出于这种认识论,霍桑在《红字》这部作品中给每个人、每个场景及动作几乎都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特别是作品中的红“A”字更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个象征意象。

正是由于象征的磁场作用,对于小说里的不同人物,红“A”字才会具有多重意义,并在磁场的不断作用

下不断产生新的意义。

(1) 海斯特·白兰是公开的红字。它是清教惩罚通奸者的手段,是“坏样板”,是“耻辱”的标记,是告戒众人不要越轨的活典型。此外,红字“A”既是海斯特的情人 Arthur Dimmesdale 名字的首字母,也是爱情 Amour 的首字母。为了保护心爱的人,甘愿独揽罪责;为了梦想着和心爱的人举行婚礼,甘愿留在遭受耻辱的地方;为了爱情,独自抚养孩子,艰难度日,憧憬美好未来。由于海斯特的助人为乐、以德报怨、善于思索、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字由最初的意义嬗变为能干、可敬和慈爱。

(2) 红字对于迪姆斯代尔来说是隐秘的、无形的。他忍受着灵与肉的痛苦,悔恨与自责折磨着他,上帝赐予他最精美的天赋已全部变成了精神折磨的执行人,最终在刑台上敞露内心的红字才得以平息痛苦的灵魂。

(3) 珍珠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赋有生命的红字”。她的衣裳和表情都与红字有关。她的使命是让海斯特的通奸始终呈现眼前,迫使母亲在抚养女儿的耻辱的幸福中不停地思索及反抗。因为她来之不易,又出生在黑暗的监狱里,所以珍珠又象征着幸福美好生活的开始。

(4) 齐林沃斯是清教及旧制度的卫道士与复仇狂。他在红字的刺激下,不仅为妻子受到惩罚叫好,还丧心病狂地报复迪姆斯代尔,欲制其于死地,最终也毁灭了自己。这预示着旧制度及一切不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腐朽势力终究要灭亡。

3 结 语

综上所述,象征的多义性的产生不仅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由于作家的精心构思与巧妙安排,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意象、场景紧紧围绕在中心象征的周围,并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解读《红字》中“A”的象征意义,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说家从整体来经营意象时,必然要产生多义性,而这种多义性正是象征的主要特征之一。无论是小说家、评论家还是读者都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象征。

参考文献:

- [1] 殷企平. 小说艺术管窥[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54.
- [2] 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M]. 姚乃强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1996.
- [3] 朱 虹. 英美文学散论[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
- [4] 余 虹. 在西方文明的转折点——论象征主义思潮[J]. 外国文学评论,1989, (1): 88.
- [5] 胡尚田. 论《红字》中的红字[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 (4): 45—48.

On the diversity of a symbol “A” in *the scarlet letter*

ZHANG Xin-bo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Hangzhou 310033,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arguments over the diversity of symbol over the past years.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letter “A” in *The Scarlet Letter*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e paper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idea that the objective causes as well as the writer’s subjective attitude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ant creativeness of a symbol, which is just like a magnet. Each part and each plot involved in the novel all move around it and constantly possess the active meaning. The writers, critics as well as the common readers should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symbol as a whole.

Key words: the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the diversity; symbol; magnet